

生活在他方的異鄉人： 臺灣社會眼中的「他們」、「她們」與「我們」

葉玟初*

摘要

外籍移工、新移民，這些詞彙對於台灣社會而言的意義是什麼？

這是在東華的這一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人們談著鄉村發展、地方創生、教育的同時，是否也想到了台灣社會也正有一群從異鄉來的人們在此生活：語言不通、沒有資訊、沒有支持系統，比起在都市生活，新移民與外籍移工在鄉村地區的處境更是艱難。

如何以大學的資源以及我本身在人文社會科學院所學的應用與關懷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及處境、進而去創造出對於他們來說更友善的社會環境，是我一直努力去嘗試的事情。在壽豐生活的日子裡，不難看到豐田、志學有許多外籍移民與移工，其中移工又以看護工為主，偶爾可以看到他們推著老人出現在街道上的身影，然而在鄉村地區相關的語言資源相對較少、交通也相當不便，對們來說，光是要前往花蓮市區找朋友或是採買家鄉料理所需的食材，就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此外，我在「你來做，大學生」營隊中也擔任世界大不同課程的負責人，藉由媒合校內外籍生、志學街的外籍移民，並且協助他們規劃教學，讓營隊中花東地區的青少年有機會透過該課程接觸不同的文化。在 2020 年的暑假，我也跟著社會系的老師前往宜蘭冬山進行當地移工社群的田野調查，看到目前已正式營運的 IBU 廚房成為當地許多移工、外籍媽媽常常聚集聊天的據點，同時也能作為講座推廣相關文化的場域，是一個非常好的借鏡案例。

花蓮如何以東華大學的資源，媒合臺灣大學生、外籍大學生、地方居民、青少年、移工、外籍移民，創造出一個友善的環境，進而讓鄉村教育裡的多元文化學習成為可能，是我們持續努力的方向。

關鍵字：外籍移工、新移民、青少年、大學社會責任、社區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410703034@gms.ndhu.edu.tw)

身為來到東華讀書的大學生，我可以從這裡帶走什麼，又可以為這裡留下什麼？

這是我這兩年多來生活在這裡、並且投入鄉村教育的過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從對鄉村場域的陌生，到應用所學觀察、與陌生人搭話、嘗試舉辦活動、看到鄉村資源的現況、理解鄉村的的需求、拋開過去在都市習慣的生活。這對我來說在想法與觀念上有非常大的衝擊，不僅僅是面對不同的生活模式，亦要去看到問題、並試圖趨近問題的解套方式，並且如何以現有的資源達成、串聯成有效的行動，更是很重要的課題。

一、從異鄉來的的隱形人

基於對人權議題、多元族群的關注，我也注意到花東地區因為人口老化，而有許多外籍看護工的人力需求，從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中》¹可見一、國際遷徙移動的經驗，導致了他們在母國與們在地主國與母國的族群與社會階級的重構 二、「家」成為了不平等與社會差異的交會之處，他們的日常生活便具體化了社會界線，而其中來自東南亞不同國家的移民，其各自也都有不同的文化色彩以及差異，藍佩嘉亦提及：「台灣人對外勞的建構，基於種族化的階級主義之下，建構出不同於我們的「他者」。可見其生活型態與習慣會因地主環境與母國環境不同而產生極大的差異，而臺灣社會往往把他們形塑為「他者」，更習慣性的忽視。以花東地區的外籍看護工來說又與在都市的移工處境相當不一樣，對於花蓮來說，交通的不便利也對他們造成許多影響，許多資源都在花蓮市區，比如賣家鄉菜的雜貨店、朋友開的店（往往也成為移工朋友們周末聚會聊天的地方，如：北濱菲律賓店），然而從花蓮中區、南區，尤其一些小站，一天往來的火車沒有多少班車次，對他們來說難得可貴的休假日要找朋友，光是通勤就耗掉大半的時間，到了火車站還得轉搭計程車往返才能抵達他們的目的地。除了交通，語言也是他們在鄉村生活中一個很困難的過程，不同於都市的教育資源、語言課程，在鄉村的課程大多是提供給老人，而懂菲律賓、印尼語，能為他們教授中文課、閩南語、客家語的資源更是稀少，對他們來說，也不知道線上資源如何利用、亦沒有管道能接觸。

二、連結鄉村裡的青少年與異鄉人

從加入心靈捕手，並且舉辦「你來做，大學生」營隊開始，我接觸到許多來自花東地區的青少年，這個營隊特別的地方在於當中有許多是來自花東各個機構的孩子，對他們來說，很難想像大學的模樣、對他們來說人生中從來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站上舞台的機會，在心靈捕手營隊中由大學生自己設計給青少年四天三夜的課程與規劃，從必修課、社團課、到世界大不同的課程，都由我們自己設計符合營隊學員需求的課程，藉由在這個營隊，我看到了鄉村地區教育現場最真實的樣貌與狀況，以及發現青少年所遭遇的問題。在心靈捕手，除了花東地區的孩子，也結合來自台北的青少年一同來參加這個營隊，透過「你來做，大學生」營隊，讓區域的串聯與交流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在營

¹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市：行人。

隊中我最大的學習是對於不同成長背景的青少年的同理與理解，也反思到許多自己在行動的態度：不是在「幫助他們」，而是「陪伴」，過程中這群孩子與我的互動也讓我所學甚多，另一個最大的學習則是，不是讓自己在舞台上，而是學習如何成為「讓孩子站上舞台」的那個幕後的人。

我在心靈捕手中主責的課程為「世界大不同」，主要的目的在於讓學員認識不同的文化、接觸不同膚色、種族、文化的人，而東華大學與志學有非常多的外籍生、外籍移民，有來自印度、東南亞、歐美、非洲等不同文化的人，透過這個營隊，讓外籍生能藉由介紹自己的文化來與營隊中的青少年互動，過程中我們擔任協調與指導的角色，讓他們更理解我們學員的性質與課程的需求，無形中也在讓外籍學生更了解身處在花蓮這個地方，不同於學校的樣貌，而是接觸來自這片土地長大的孩子。而對青少年們來說，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很少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而在「世界大不同」課程中重要的不是希望學員背誦或看到一些國家、不同文化的資訊而已，而是希望學員透過與不同長相、文化、膚色的人相處，並且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食物、實作，來理解世界的多元性與學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看到外籍學生、外籍居民與花東地區青少年們在營隊中的互動，會發現有些情感與認同是不需要建立在同個種族、語言、文化上的，對我們、對外籍學生、對青少年來說都是很大的學習與收穫。

三、豐田移工電影院試辦反思與宜蘭冬山 IBU 田調經驗

在發現花東地區移工、外籍移民的處境之後，我們試圖在豐田舉辦移工相關議題的活動，我們首先在豐田五味屋的 240 鐵皮屋電影院以電影放映作為活動設計，結合豐田曬書節活動播放李靖惠導演的紀錄片《麵包情人》²並且邀請東華大學的學生以及社區的居民、移工朋友一同來參加³。在活動場域中可以發現，要接觸外籍移工或新移民，是比接觸村子裡的小孩、老人還要困難許多的，當中的不僅是文化的隔閡、也是語言的隔閡、移工本身跟雇主有僱傭關係的隔閡(雇主在的當下不太敢跟我們講話的情況)。另外，在面對村子，電影的選片也是我們需要嘗試的事情，這次在場域中有感受到村子裡的人普遍對移工「議題」沒有太多的興趣，把議題帶進鄉村是一件很有難度的事情，我們要如何包裝、如何嘗試與貼近村子，更是我們之後需要調整的。

反思其中的問題，可以發現當時我們對於豐田移工的工作狀態不夠熟悉、沒有確實掌握他們的休假時間與工作屬性，很多時候他們能不能自由移動其實也很取決於照顧的老人的狀態，有些老人臥病在床，那看護工們幾乎不可能離開家超過幾個小時，由李姿穎的論文中可見：「出門與否看似多半由老人決定，但也不完全，乃彼此相處過程中的協商結果，缺了對方便無法出門，彼此只能綁在一起的普遍現象」⁴，老人與看護工密不

² 李靖惠(2011)。《麵包情人》。取自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4197>³

³ 大學與鄉村相遇在「豐田曬書節」。取自 <https://www.ndhu.edu.tw/p/404-1000-148254.php?Lang=zh-tw>

⁴ 李姿穎(2012)。「綁」在一起的彼此：家庭脈絡下的老年人與外籍看護關係探討。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vj2zgc>

可分的關係也影響著彼此的生活模式，有些老人可以坐著輪椅被推出來走走、有些老人只需有人在一旁攙扶便能自行行走，對於看護移工來說，「散步」等同於外出的機會，有些看護工會把握老人家在公園或活動中心上課的時光，與同鄉的好友視訊，或是其他同在的看護移工以家鄉的母語聊天。

一個友善的社會應該尊重不同族群、包容不同的文化，臺灣一直以多元、民主為榮，然而對於外籍移工卻依然有許多政策不夠完善、社會上對於他們也常常以異樣或歧視的眼光看待這群來到台灣工作的外籍移工或因為婚姻而來到台灣的外籍配偶，而在花蓮，這種種的不便利與不友善的現象更是比都市地區更加嚴重。期待在花蓮也能創造出友善他們的場域與環境，並且成為鄉村教育的據點。

對此以宜蘭冬山鄉的 IBU 廚房 冬瓜山書店為借鏡，它是一個由許多外籍媽媽一同打造的餐廳，它每天都有不同的菜色，也常常成為附近移工、外籍媽媽聚會聊天的地方，平時周末也偶爾會舉辦一些講座或讀書會、工作坊，活動屬性有些是外籍媽媽來講繪本故事、也有相關的語言課程，整個餐廳為老屋重建計畫所營造，現在的一樓是餐廳、廚房、書店，專門賣一些東南亞料理，而旁邊的書架上則是擺滿了各是東南亞研究相關的書籍或繪本、以及以東南亞語言文字寫成的書籍。二樓則是可以用來展覽、辦活動演講的空間。

這個場域是由東華大學社會系的梁莉芳老師協助完成的，在 2020 的暑假，我也跟著老師來到 IBU 廚房，協助做採訪調查這家店與周遭環境、移工朋友與外籍配偶的生活故事，暑假幾次的周末都在這裡度過，宜蘭的冬山鄉算是很典型的鄉村聚落，他們許多資源都要仰賴鄰近比較熱鬧的羅東，人口老化嚴重，大量的外籍移工：有看護工、也有廠工、亦有在民宿工作的移工，除了移工以外，也有非常多外籍配偶，在這個地方一待就是十幾年以上。與他們訪談的過程中可以得知他們在適應台灣社會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包含各式各樣的歧視、找工作的困難、工作環境的不友善（老闆、雇主因為他們身分的種種刁難、同事對於外籍人士的不理解與陌生）、家人對於異國文化飲食的不同觀念、與夫家對於孩子的教育觀念不同、就醫時的困難、對於台灣外籍移民的政策、法規不理解而損失了自己的權益等。

在田調的過程中，我們也意外地參與了一場當地伊斯蘭教的誦經集會，那天剛好是伊斯蘭信仰中的宰牲節，移工朋友們於晚上集中在蘇澳的一處罐頭漁工廠中，也才輾轉得知原來過去好幾個月他們誦經即會因為原本所在的另一個工廠老闆因為疫情而不願再讓他們聚集在那邊活動，有這次的集會是另一間工廠老闆願意開放場地，才得以讓這些伊斯蘭教徒聚集在此。活動現場，其實那個環境就是一個工廠的地板，鋪著大家帶來的編織墊子，頭上有遮雨棚，周圍瀰漫著魚腥味與機器運轉的聲音，現場大概有 50 位左右的印尼人，男性圍成一大圈，而女性則坐在一旁，在女性那側準備了許多食物，有在宰牲節會喝的羊肉湯、西瓜、各種炸的印尼點心與糕點。有些好奇的眼神向我們打量著，「你們是誰？來這裡幹嘛？」無聲的對話著。台灣社會與外籍移工的角色，在這樣的場域被倒轉過來，彷彿我們才是異鄉人、才是那個不一樣的文化與族群。身在異文化中需要的勇氣，在那一瞬間我忽然懂了。忽然懂了之前與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媽媽閒聊時，那句「你們若有我來到這裡生活的勇氣，你們再來歧視我。」的意涵。這場誦經聚

會結束後，大家彼此互相幫忙收拾現場，將大大的圖騰地墊捲起、也將對故鄉信仰文化的思念捲起，人們踩著夾腳拖、騎著機車一一散去。工廠區的白煙還冒著，場區荒涼的小路路燈依然閃爍著，與另一邊冬山夜市的熱鬧相比，這裡彷彿是另一個國度，另一個融得下印尼語、印尼食物、穆斯林信仰、可以讓他們自在的聚集、聊天、歌唱而不會被貼標籤、被歧視的台灣社會。

在幾次宜蘭、花東地區場域的田野調查中，獲得了非常多的收穫與經驗，對於移工、外籍配偶的生活經驗又有了更多的理解。宜蘭 IBU 廚房有許多值得借鏡的經驗與經營方式值得參考，然而在花蓮的狀態與社群又跟冬山極為不同，如何覺察真實的需求與行動、長期經營場域、串聯、跨越語言與種族的隔閡，更是我們將面臨到的課題。

四、未來瞻望：我們可以如何做？

外籍移工、新移民，這些詞彙對於台灣社會而言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在東華的這一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人們談著鄉村發展、地方創生、教育的同時，是否也想到了台灣社會也正有一群從異鄉來的人們在此生活：語言不通、沒有資訊、沒有支持系統，比起在都市生活，新移民與外籍移工在鄉村地區的處境更是艱難。花蓮本身因為地理環境因素而交通不便，又因為在鄉村地區，所以沒有便利的交通、課程資源。若是在志學、豐田本身就有一個可以提供外籍看護工聚會、放鬆、學習的場所，同時也可以照顧到雇主老人的需求，讓這些移工也有像「回家」的感覺，其中可能可以共食、卡拉 OK、桌游等活動來做為場域經營的主要活動。以地方的老人以及移工為主要目標群眾，並且與之建立關係，若能建立起關係社群，亦可結合鄉村的青少年，認識不同文化與理解台灣社會的多元性，進而促進社會上對於不同族群的認識與包容理解，創造出鄉村中對於外籍移工、新移民的友善氛圍。

參考資料

- 藍佩嘉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市：行人。
- 李姿穎 (2012)。「綁」在一起的彼此：家庭脈絡下的老年人與外籍看護關係探討。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vj2zgc>

紀錄片

- 李靖惠(2011)。《麵包情人》。取自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41973>